

行雲使者



行雲使者

年歲宜利萬物興多修道院山

定價印幣二元

行雲使者

印度室利阿羅頻多修道院出版

譯者序

昔嘗用力於經典梵文，得其抒情詩曰行雲使者，研而譯之。稿置數年，委於塵蠧。中間稍蒐古代近代名家於此詩之評論，終不能得一字以爲之序，廢然者屢矣。暇嘗思之，詩，華梵誠有間矣。以言乎興觀羣怨，倡和流連，鳥獸草木，文辭豐富，而一皆出乎性情眞際，善美淵源，所謂靈感者，此東西方之所同也。然華夏之詩，頗有異於他國者。古者，詩言志，歌咏言。無情不足以言志，非事不足以達志。志者心之所之，卽靈之所感而理之所具也。蓋緣情卽事，因事託志，明以意象，表以文辭，淑以音韻，節以格律，永以風神，而詩作焉。故志欲其遠大，情貴乎深純，意象務期明炳，文詞重於雅贍，音韻取其和諧，格律宜乎精嚴，風神必求生動也。夫關雎麟趾，王者之風，鵲巢騶虞，召公之化。傳世數千年，迄今華夏三尺童子皆能誦之，蓋發於情，止於禮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將百世無由廢者也，有德教存焉，是不得謂爲抒情詩。至若美武公而瞻淇奧，思郇伯則念

周京，命南仲於朔方，從君子於曲沃，唁衛侯於漕邑，送舅氏至渭陽，秦殲其良則黃鳥哀，鄭棄其師則清人作，若此之流，皆詩之史者，亦不得謂爲史詩。他若小弁刺父子之恩缺，谷風怨朋友之道乖，角弓傷骨肉之親離，白駒歎君子之路塞，或賦或比，又不得謂爲叙事詩。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春秋卿大夫聘國，往往歌詩，升高能賦，於以見志，故桑扈重彼文匪敖，草蟲知上不忘降，王鮒從小旻之卒章，宣子謝甘棠之嘉譽。凡左氏稱詩者百五十餘處，皆婉而多諷，信而有徵，若韓詩外傳尚無論焉。蓋禮以之立，樂以之和，德以之昭，義以之著，辭以之修，文以之明，因其溫柔敦厚，廣大彌綸，蔚爲詩教，六藝稱首，此求諸異國詩壇無當者也。至若荃蕙託喻君子，蕭艾比譬小人，同小雅之怨悱，兼國風之好色，楚騷之作，靈感輝動，又非域外文學可得而擬也。古詩十九，橘柚華實，人代冥滅，清音獨遠，要皆寄託遙深，詞旨樸茂，發芳馨於忠厚，寓惻怛於溫柔，非獨抒燕婉之求，寫男女之慕而已。過此以往，宜莫若賦，賦者，古詩之流也。而洛神乃指魏帝都洛，高唐以覩襄王結齊。徵士曠達，閒情瑰逸，昭明嘗議其白璧微瑕，其大較固彰然矣。玉臺新詠，下逮香齋，皆以高華清勁爲

宗，不以纖巧艷麗爲則，莫不言在此而意在彼，迹似近而神已遐。時或清新一句，嗟詠不窮，簡寥數行，光射六合。神來之筆，靈感之音，信非人力，殆由天授。倘緣情綺靡而無以見志，則徘徊光景殊不足多；若觸物興懷而哀樂失中，縱流播當時亦不能久。理之所寓，情之所鍾，善之甚，美之甚，獨寐寤歌，發風動氣，幾兆之微，推轉之迹，與民族盛衰國家興廢息息相關，求之於歷代詩人，斯義莫能外矣。非然者，徒事於脂粉簪裾，風花雪月，無以拓心胸於高明光大之城，無以脫俗世於凡庸蕪穢之封，馴至於導欲增悲，翫物喪志，則雖矯爲抒情詩也，其可存者幾何？若此行雲使者，梵文詩之鉅製也。臯立印度詩壇爲古典名著。其中無所寄託，舍抒情而外，他無勝義，與華夏之詩，誠不可同年而語。然而辭藻富麗，聲調和悅，體製弘大，意象恢奇；是固有當於詩者，此古近評騰諸家，按節律，考名物，稽地志之餘，所同聲讚許者也。要其本質清真，寫情肫摯，出乎靈感淵源，亦中外之所同。而乃拳拳悃悃低徊三歎於天神之敬祀，寫夜火非類荒忘欲樂成俗世之譏嘲，若稱雲水樹木如人，見聖人與萬物一體，循不愧爲世界第一流作者。及其敷陳風物，圖寫山川，使彼邦讀者，愛國土保宗族持世教之念油然而生，詩人之意，自亦有在於

是。顧終以華梵語文傳統不同，詩詞結構懸隔，凡言外之意，義內之象，旋律之美，回味之長，風神之秀，多無可譯述；故當時盡取原著誠裂之，投入鎔鑊，重加鍛鑄，去其纏雜，存其精純，以爲寧失之減，不失之增，必不得已乃略加點綴潤色，而刪削之處不少，迄今亦未盡以爲允當也，姑存古體詩百二十首如此。用呈似吟壇方家，倘加欣翫。抑思明達自知，凡詩皆不可譯，如或勘以原作，亦必知其何以甚有出入者矣。因付剞劂，輒略叙其最平實之見，蓋於故國詩壇致其深敬云。

丙申嘉平徐梵澄序于南天竺

主 题

印度神話，夜叉大抵皆善類，性情溫和，爲財神之侍役；後起之說，謂其不善者，則食人。財神三足而八齒，印度神壇無其造像，所居在北方凱那薩 *Kāśa* 地，園林富麗，天帝濕婆 *Siva* 常居其中。於是有夜叉者，以侍應失謹，得罪其主，被貶謫至南方羅摩山，呪禁一年。此夜叉所苦，在與其愛妻久別。雨季至，垂天之雲起於南海，且將北行至喜瑪拉耶山，夜叉見之，遂託致音問於其婦，極言相思之苦，慰以謫限不久當滿，終可相見云。——全詩主題如是。

原 作 格 調

全詩百二十首，每首四行，每行十七音，稱 *Mandākrāntā*，義譯可謂「緩轉格」。音三成節，有長短輕重之分，誦之雖無韻，然亦備抑揚頓挫之妙。十七音輕重分配，舉例如次：

*Premālāpajīḥ, priyavitaranajīḥ, prīmīālāṅgīganādījair
Mandākrāntā, tadānu niyatam, vaśyatāmeri bālā.*

— — — | — ((| (((| — — (| — — (| — — —

直表長音重，弧表短音輕，此無從出之華文者。

行雲使者（卷上）

愁深愛侶在離居，
夜久失職由狂愚。
神通福力既褫奪，
一年遷謫嚴兜拘。
禪那迦女沐浴處，
水乃聖潔清可渝，
傍徨茂樹密陰下，
窟宅羅摩空山孤。

禪那迦 *Janaka* 之女即息姫 *Sītā*，爲羅摩 *Rāma* 之妻。
羅摩偕其妻及弟遊留國外，至於南方，所過之處，皆留勝
跡。然羅摩山亦無定處。或謂在今那迦坡城 *Nagapura* 稍北。

驛張女水谷真。

一平學高題只許。

斯威斯之池蘋李。

文火大鷄由丑歌。

愁梨愛句古牆居。

仁瓢瓶（卷二）

二

此山索居度八月，
腕瘦金釧離肌膚。
情多所歡感俛別，
初秋朔日閒憂盱。
忽覩峯端黑雲擁，
變化悅目留須臾。
宛如巨象戲崖岸，
擦牙抵土爲嬉娛。

「初秋」原文爲 *Asādha*，約當陽曆七月初，雨季開始之際。

三

且爲浮雲立踟躕，
激我遐慕君其由。
富神侍者久眺望，
凝思暗淚禁不流。
——世間安樂人，
看雲內情變；
況於擁頸歡，
道遠不相見！

印俗兩季行者多歸家安息，而雲起又雨季將臨之徵也。故有激其思慕云云。

四

欲因浮雲通我辭，
寄辭平善勞相思，
緣爲所歡釋憂瘁，
仲秋之月艮在茲！

中情奮蹠欣有託，
愛語委宛長言之。

雙語卷之四 「勞相思」三字足成。

「釋憂瘁」句，原義直譯當爲「緣使愛妻得活故」。

中前舊題 南國雨季，同餘土之芳春。時當「仲秋之月」，*Srāvana*

即兩月也。

藥草，梵文 *Kudaja*，拉丁名 *Wrightea antidyserterica*，其花亦可獻於神之物。如儀，儀常有入物：水、牛乳、吉祥草、酸牛乳、酥油、米、麥、白芥子。另說諸物亦有出入，如花、芝麻、黃色粉等。但亦因所敬之神而異。如拜太陽，則用檀香木粉和水及少許鮮花已足，此拜雲則少許鮮花而已。物有不備者，敬拜時以意爲之云。

◎因學聖經詩歌

四

類本五 願前盤。

孰是煙光水氣身，
太空聚合爲浮雲；
孰知將命能奉使，
必有情命通慇懃。
衷懷激切不暇計，
夜火祈願遽以聞；
自性可憐情是苦，
有無思慮無由分。

(以上五首敘事。此後直至全書終畢，皆夜火向行雲所說之詞。)

六

增補卷之二
土王言身事。其身直至言事。若不本此。則失其真。

君之姓系世聞名，

「洪潦垂天」氏所生。

形變自在爲佐卿，
我知故爾於君呈：
命運力兮可奈何，
遠離親串傷我情！
祈求盛德倘虛果，
勝求下士願滿盈。

據 *Brahmāṇḍa - Purāṇa* 雲所生之淵源有三：一、火；

二、大梵之呼吸，（卽風）；三、因陀羅所斫斷之山，（卽土）。此第三種，原名漢史羯那，中涵大量之水，最爲恐怖，劫末時洪水從天下注，卽此物云。

原文因陀羅之謀士，姑譯曰「佐卿」。因陀羅爲空界之神，司降雨。故雲爲其佐。

大聖人言
其本體也。
自古以來
諸侯皆喜
其名號也。
當我大眾各
「實應」。
諸侯皆喜
其名號也。
夫以富貴之
勢，恐威震也。
雲氣無能敵也。
二人如對貌！

雲兮！君是惱熱之人皈依處！
我以富神之怒離所歡。

請君爲我寄消息，

往彼大城名「寶觀」，——
自在夜叉第宅光爛爛，
其外逍遙園中濕婆安；
光耀乃自新月之華冠。

神話中謂濕婆之冠爲新月。

「大城」原義不過「居處」而已。「寶觀」 Alakā，義
譯，財神及其眷屬如夜叉，緊那羅（傳說爲馬面人身之怪
物）等所居也。

君若高翔遊太空；
思婦仰首首如蓬，
暗喜行人歸可卜，
掠上鬟髮窺君容。

人非依倚與我異，
見君密邇心無恫；
豈忘妃匹彼所戀，
一自離別傷憂忡。

一會歸取。此首前四行原文較簡，直譯當作：「君登於風路（即空），行役人之婦搢鬟髮之端望焉，由信心故喜悅。」
 「密邇」 *samaddhe*，原註為「從事于職責」，另解謂「出現以開始此兩季」；另義亦「以種種裝備而出現」。註家於此說皆牽強。「徧漫」，「密近」，「緊接」，「聯繫」，皆本義也。茲取「密近」義。

部喜行人賦
思報吟首百吹聲

無言高歌壯大聲

八

九

惠風緩緩吹君行，

君左有鳥名戴鶩，

嚙鳴睦耳情歡欣。

鴻雁環列戾高冥，

感念儔匹懷樂姪。——

真成悅目愉君心。

「戴鷺」傳說除雨水外，不飲他水。梵文名 *Cātaka*，拉丁名 *Cuculus Melanoleucus*。詩歌中嘗及之。印度古俗尚右，然亦說孔雀及鶴鳥與戴鷺或其他雄鳥在左飛行，甚為吉祥云。希臘鳥在身右飛行為吉利，羅馬人貴其在左。此說出 *Bharata Malika*。

「鴻雁」——*Valākā*，註家謂為「雁之雌者」*Vaka*——拉丁名 *Anidea Torra et Putea*。雨季為其交配之季，故觀雲至聽聲而喜而樂焉。

斯氏振羽者

寒風送爽大音合

十

君行無阻必可見，
君之弟婦殊淑貞，
勞心餘日計歸程，
殘命不斷相思縈，
女子如花嬌愛盈，
常於離別命頓傾，
矢志期望延此生。

聞君快意之轟雷，——
 能使土壤生菌而增肥；
 往彼聖湖曼那薩，
 白鶴奮翅俱北飛；
 長途飢渴復何有，
 蓮芽寸斷爲餚餮，
 送君別於寶晶嶺，
 南山一頂高崔巍。

凱拉薩，據神話姑稱爲「寶晶嶺」，亦見下第六十首。
 說在喜瑪拉耶山之南而與之平行。曼那薩湖則在此兩山之間，兩季中白鶴，鳧鷺等多棲止其處。「飢渴」五字并「南山」一句，皆順原義足成。

人似鬼怪僞良會
 雜變不變中自歸。
 謝此高峯苦密文。
 案中尋她「驥占主」。

衆中尊敬「羅姑主」，
足跡留印在山腰，
擁此高峯君密友，
摯愛不變中情昭；
久別與君爲好會，
乃爾熱淚縱橫澆；
便當別去遊逍遙。

衆人之所尊，猶唐人舊譯曰「衆中尊」。羅姑一姓之主，謂之「羅姑主」，卽羅摩（見前），該姓之莫主也。

十三

請初聽我爲君說，
於君便捷之行程；
次乃授君以使信，
乃是飲耳之辭令。

雲兮！

止止山巔息足更前行，
勞勞流泉且飲殊輕清。

「飲耳」，入耳也。直譯。

「止止」「勞勞」二句，順原文詞氣。

十四

「上」「集解」曰：「諸子文說。」
「卷之二」，人子也。古者。

山頭是否風吹去？——

成就仙婦情率真；
仰面看君行奮迅，
詫生驚異心逡巡。

起於是處濕葦末，
君當北首高天伸；
中途慎避彼方象，
龐軀大體前威震。

「成就仙」原乃凡人，修仙而得神力者。位置介於人與
神之間。

印度古說，八方各有神象，象各有其名。然此「方象」
舊改「方龍」，說者謂即是佛教因明論師大城龍，蓋梵文原是一字，「大
城」即「方」，「龍」亦是「象」，—— *Dignaga* —— 近於
單文孤證。

「葦」 *nicula*，拉丁名 *Barringtonia acutangula*。

十五

「蟻封山」前君可見，

一段因陀羅繫弓；

雜寶嵌成光散亂，

耀君玄體美且崇，

有如孔雀羽彩麗，

華飾「徧入天」身爲牧童。

「蟻封山」，義譯；「前」亦「東」義。說者謂此雲之行程，當過中嶺——*Vindhya* 印度中部東西山脈——之東。

因陀羅之弓，即虹。從別稱曰「破山神」。

神話徧入天即克釋擎，身體青黑色，嘗爲牧童，善吹笛，與諸少女嬉戲於文林多*Nishatwana* 林間云。雲蓄雨而色黑，故以爲喻。

告澄釋罪文書江：

未雨潤廬土蒼精。

日晝喜雲水浮流。

不羈風韻空妙目。

林巒曉首聽其鞞。

廣文苑贊詩母朴。

十六

農功收穫唯君恃，
村婦翹首凝其眸，
不識風情送波目，
但有喜愛光芒流。
耒耜新翻土香郁，
君登瑪那之高丘；
稍往西方更北指，
疾行邁往君無留。

瑪那 *Māla* 地方已不可考。說者謂或在今之 *Ruthinpoor* 城以北。或謂「瑪那」義卽「高丘」，非地名。姑並存。大致非雨則田不可耕，故農婦喜望雲霓。

十七

君爲霖澍滅野火，
以首戴君「芒菓山」；
君旣長途倦行役，
彼自感激緣無慳。
成陀人且懷夙惠，
舊友投止無反顏，
況於如此高人班？

「芒菓山」義譯，*Amrakūda*，或係今 *Narmada* 河附近之 *Omerkuntuk* 山，在「中嶺」東部。雲爲雨而滅山上森林野火，故謂山有感激之意。山頂雲封，故曰以首擁戴之云。

十八

君似膏鬢居上頭，
菓林爲緣擁四周，
芒菓熟後光油油。
如地之乳中心黝，
旁乃廣博雪色柔；
茲山美境臻倩幽，
上天仙侶廻青眸。

十九

樵婦幽棲樹爲室，
少留連處登前程；
灑罷蓄雨行更疾，
下方迅過山路平。
遠眺中嶺石嶒崚，
山足鳴吼長河縈，
細分諸道流破碎，
宛似巨象體畫交縱橫。

山中林木深茂，往往有數樹聯蔭，形成一窩，爲樵婦休息之處，謂之 *kunija*，姑譯曰「樹室」。

「中嶺」 *Vindhya* 乃橫隔南北印度之山脈。字義或謂從山以隔乎。「阻隔」 *vaindha dhyayanti* 而得，所阻者太陽也。此一帶山地，東西濱海，北方數處濱於恆河，南界戈達河 *Godāvari*，其地中華殊爲廣闊。

「鳴吼」 *Revū* 河，即 *Narmadā* 河，又稱 *Somodhvā*, *Mekalakaryakā*。發源中嶺之「芒菓山」。八百英里西入海。以彩色畫象身，爲裝飾，意取吉祥。

山中林木深茂，往往有數樹聯蔭，形成一窩，爲樵婦休息之處，謂之「樹室」。

十六

二十

蒼蘚林叢阻流水，
水帶野象額液香，
君旣爲霖吐所蓄，
進飲此水姑徜徉。
雲今天風不能撼，
有此寶魄身中藏。
體內空虛遭輕賤，
充實厚重臻榮皇。

野象懷春之際，額左右各有一毛孔，流出汗液，如花之香，是故常曰「香象」。

二一

「迦淡聞」樹花初覩，
半吐絲蕊兼青黃。
「康達黎」花苞始現，
其葉可食在澤旁。
君爲濡灑林土香，
彼將示君前路長；
看花食葉聞香起，
爲蜂爲鹿爲象王。

〔迦淡聞〕 *nīpa*，從古音譯自 *kadamba* 者。

末句原文只一字 *sārangāi*，而「蜂」、「鹿」、「象」三義皆備，只合并存，義乃圓足。

二二

友乎！我思君行雖欲速，
樂致使命於我親，
「羯庫遮」花香澈處，
山山留住成遭連。
孔雀樂君眼出淚，
雌鳴有似歡呼頻。
——如何但願行侁侁！

〔羯庫遮〕 *kakuya* 或作 *kakubha*，花樹名，音譯。拉丁名

〔十種經〕 *Pentaphera Arjuna*。

野孔雀在中印度極多，多棲沼澤，雨季爲其交配期，故詩中常道及之。

「十堡鄉」中君稍峙，
周繚園林開白花。
村落寺觀下食鳥，
巢築往往爭紛拏。
蒼葡萄際實垂黑，
飛過數日留鵝鴨。

〔此處有詩題〕

「十堡鄉」 *Dasiārṇāḥ*，義譯。 *Dasa* 合 *rīṇa* 而成。其地或謂即古之 *Dosarene* (*Ptolemy*所記)，在中印度 *Madhyadesa* 之東南，即今之 *Chhattisgarh* 也。

「白花」，梵文名 *Ketaka*，拉丁名 *Pandanus odoratissimus*

此鄉有名都，
其名未地沙。
君行過茲邑，
樂願驟得滿已奢。
隱隱輕雷生水涯，
下飲江水味柔嘉，
顰眉如面動波斜。

〔此處有詩題〕

未地沙 *Vidisiā*，似即今之 *Mālvā* 省中 *Bhilsah* 城。江名 *Vetravati*，存而未譯。喻江如美人也。今名 *Betrwah*，在中嶺之北，經 *Mālvā* 及 *Allahabad* 之西南角，三百四十英里入

二五

小山卑棲息勞苦，
「迦淡聞」花喜乍開，
如身毛豎樂君憇。
山中石窟噴香埃，
神女用之作歡媒，
見說城人年不頹。

此歌有古音。

二四 小山，如義，非某山專指。山花得雨而開，如身毛喜豎。

二六

少休長林君更前，
名園兩岸臨清川，
素馨初苞吐芳妍，
灑以新滴增潤鮮。
採花女子顏色嫣，
拂拭頰汗傷耳蓮；
便與蔭蔽俄遷延。

「清川」，—— *Maijia* 地方，多有小河，其水清澈，皆
自中嶺流下，岸多垂柳，間以種種花藥。故不必指某一河
流。原文是 *magan nad*，義爲「山流」，另本或作「新流」，
或作「林流」，要之譯作「清川」，於義無違。

取道迂回仍北向，
白堊大棟高崔巍，
烏長厚誼君無違，
閃波流電光輝輝，
眩掣眼角城中妃；
君若不樂其無歸。

烏長 Ujjayini，古之名都，相傳此詩作者迦利大薩之居處，亦「Ujjayinī」王之所都云。今仍其名。

「其無歸」，原義爲「其受給」。意謂：「若此而未加欣賞，則君亦虛生已。」改作「其無歸」義同而較尤。

二八

似聞腰帶輕鈴響，
乃是江流動雁喧。
渦旋如臍波如語，
款語委曲辭吐吞；
中途若遇中嶺水，
便與脈脈相溫存。
女悅所歡初有許，
整襟暗示是情言。

中嶺水 Nirvindhya，泛指。——全首經譯者稍加曲折。

若直譯第一語爲「其一行水禽之腰帶與波浪之喧聲（衝擊）

丁丁相和者」（指此江水），則難解矣。

二九

疏髮一辯水，
清淺流潺潛。
岸樹落黃葉，
彼美成蒼顏。
相思爲君瘦，
君福殊未慳；
若渡信度河，
當與祛弱孱。

信度河 Sindhu，亦唐時舊譜。

辯髮爲寡婦或思婦之裝，了無華飾。——河以炎暑常
二八涸，僅餘一細流；雨季至，此雲當大雨，使其水滿也。

三十

行至此鄉阿文悌，
村中耆老能說烏陀之舊聞；
乃往名都衛沙羅，
富盛弘麗固如云。

於天堂樂，阿文悌，衛沙羅，皆烏長城名。第二十七首中已言及，故曰「固如云」。

「烏陀」衍那 *Udayana*，乃烏長故事。般提阿多 *Pradyota* 善音果爲烏長國王，欲以愛女配鄰國王桑遮耶，然此女 *Vāsavadattā* 於夢中見婆蹉王 *Vatsaraja* 而悅之。設計傳達其意，婆蹉王遂自其父及許婚之王前強奪之去。婆蹉王乃庫沙洲主。——

此古代流傳故事，今無可考。

印度教信仰，地上有七處，人逝必得解脫；烏長或阿文

太子名號，惟其一也。七處爲：

Ayodhyā Mahurā Māyā Kāśī Kāñcī Avantikā Dvāravātī
(*caiva saptaitā mokṣadāyikāḥ*)。

世間行善者，雖因陀羅之天堂享樂，猶不足以酬報，乃以天堂最華美之一部分俱下凡塵，更由是修成最後解脫云。

三十

三一

縣波直學歌賦譜。

清晨河上來天風，
傳聲悠遠鴻雁雌，
蓮花開處帶香濃，
悅懌軀體感樂融；
婦女歡極蘇疲憊，
如人媚語諧耦從。

河名息般 *Sipra*。

二二二 「雌」聲原義爲「陶醉而美悅（不清晰）之和鳴聲」。

此首甚有修改。

三二

珍珠大串爲項鍊，
中垂寶石輝熒煌，
青葱翡翠光映越，
珊瑚螺貝可億量。
市塵充斥盡瓊寶，
覩此直覺虛海藏。

三三

是處婆蹉國王
奪去般提阿多之愛女，
是處卽此國王
金多羅樹之園林，
是處會過納那吉象
怒拔所繫樹，
——如是村人述此
以與遠來親戚相歡尋。

三四

鬢鬟香霧出窗牖，

獻以舞蹈敬愛客，

室中花氣芳霏霏，

麗軀白足染茜緋，

息君跋涉之旅腓。

三五

頸色亦何似我主？

濕婆侍者勞久望。

準提之夫三界王，

園林聖地君徜徉。

乾闔河中嬉少女，

脂粉氣雜蓮風香。

神話謂濕婆 *Sīva* 為宇宙間一大神，夫人名準提 *Cāṇḍī*，即杜迦 *Durgā*。（故事見 *Mārkandeya Purāṇa*）故又稱「準提主」。羣神攪牛乳海而求甘露（即不死藥），先有海底之毒藥浮出，烟焰薰天，羣生將絕。大梵命濕婆銷之，濕婆乃取此毒藥吞下，阻於喉間，雖無所傷，而頸色亦變青黑。——此處擬行雲之色，如濕婆之頸色。——後世佛乘「青項觀音」，源出於此。

較古。

乾闥河，名 *Gandhavati*。

三界，一說地，空，天；另說地獄，人世，天堂。前說

三六

附：是菩薩應聲而現，財神合。

雲兮！
非時君過「大黑寺」，
待至日落西望迷，
始作沈雷隱聲低，
晚禱濕婆如擊鼓，
盡得果願蒙福禔。

「大黑寺」，祀濕婆之寺也。早午晚之禱祀 (*Sāṃkhyā*) 凡三，皆撞鐘伐鼓吹螺，夜叉教雲停于此晚禱時，作雷聲如鼓。

「日落」句直譯當爲「直至日前行爲視境」，則亦可作「直至日出」，而其禱爲早禱矣。

款步赴節鈴佩珊，
手中長柄珍寶爛，
輕揮塵尾力欲殫，
娛神女兒舞未闌；
潤以滴露濡甲丹。時復側睨青雲端，
如蜂一列星眸寒。

半解詩題「大黑牛」。

雲々！

「濡甲丹」三字微變原義。原義是指爪傷痕痛，灑以水滴則舒和云。然指甲之傷是別相，濡指甲上所塗之色，是通相，全首皆屬通相，似較合。

三六

三八

舉臂如林結圓環，
神光燁如日銜山，
薔薇新花漫朱殷，
象皮赤濕血駁斑，
濕婆起舞意轉閒。
神姐嘉君之誠款，
解憂睇視能開顏。

註者謂濕婆嘗殺一野象，薄暮輒披其皮起舞，濕婆夫人即「神媼」(*Bhāvanī*名 *Pūrvatī*)，觀之不樂也。行雲至幻作象皮形，擁其頸而濕婆亦起舞，故曰往慰其意；而夫人嘉之，無赤皮可怖相云。

「舉臂如林」，濕婆之相也。神話中說大智大能，輒以千眼千手表之。

東坡先生集 java 英譯 *China rose*，姑譯「薔薇」。埃及家訂正。

轉水車歌曰青山

樂書略林詩圖譜

三八

三九

宵行妹子歸好速，
躑躅馳道夜色幽，
以針難刺黑暗稠。
掣電生光照冥搜，
燦如試石磨金鏐；
轟雷暴雨慎勿投，
可憐多懼君毋尤。

「以針」句，原義謂黑暗之濃密，可以針刺穿也。此加「難」字。

「燦如」句，原義黑夜如試金石；閃電劃空，如以金劃

四十

四十

何處高樓夜安止，
簷際暝鵠相因依，
君侶電光勞迤邐，
初覩日出君速起，
餘程不怠良朋使。

三才
神話謂雲之夫人爲電光。全書末首亦及之。

百川子詩集

四一

所歡情妬相思惱，
此是親爲拭淚時。
蓮容清露泫然滋，
君速離彼朝日曠，
彼歸爲與整顏儀，
君若障手彼不怡。

四二

皎如菡萏白魚躍，
眼波投射爲君明；
涵君自然之麗影，
泓水澄澈如心清；
毋然遽去忍無情。

泓水 Gambhira , 義譯。在濕婆廟側，該地諸河流之一也。

泓水

Gambhira

，義譯。在濕婆廟側，該地諸河流之一

四三

似褪青襦仍手繫，
水落岸荻挽不垂，
斜依難別君自持，
羅襟微解舍者誰。

此首於原義甚有刪改。

因君濕土發薰郁，
香象吸飲鳴咆咻；

野生無花果潛熟，
涼風在下隨君流，
送君直至神山頭。

神山，*Devagiri*，義譯。或係今之*Devagur*，恰在烏長之北。有塞建陀廟，*Skanda*即 *Kārtikeya*，似爲古之名勝。

四五

今君已是香花雲，
往以香花散天身，
灑以恒河水清新，
是處常駐大戰神，
太陽光耀非比倫，
新月冠尊曾置火神口，
留此護持婆薩之天軍。

大戰神即塞建陀 *Skanda*，（唐人音譜。）乃「新月冠尊」即濕婆之子。濕婆嘗以己身之元神置於火神之焰中，火神不堪其重，移于恆河。化爲嬰兒，流轉於六星間（*Krittikā*即 *Pleiades*），爲此六神所育，故名 *Kārttikeya*；因其流轉于蘆荻 *Sara*叢，故亦名「蘆荻生」*Sarvajamā*。生七日而殺一阿脩羅名 *Tāraka*者，遂解諸天之厄。婆薩波 *Vāsava*即吳虞常指因陀羅 *Indra*，韋陀之雷電神也。

靈火烈風水龍海。

甘忍香沐浴天良。

今昔同景香芬華。

四五

四六

圓眼光華遺尾羽，
壓鬢青蓮簪並嫵，
愛子之故樂神姥；
新月冠輝眼角芒，
神之孔雀爲君舞。
君令散花作沈雷，
回聲傳應山無數。

「神姥」即濕婆夫人（見前三十八，註），耳上常簪青蓮。塞建陀爲濕婆所孤生，常跨一孔雀而手弓矢，姥愛之，故簪其孔雀所墮之羽。

四十 「無數」二字足成。

四七

〔樂記〕「子張子。」

蘆荻生神勞久侍，
逶迤大道君行前，
雙雙迴避樂童仙，
懼君濡緩手中弦。
君當垂下祇候藍提天，
屠牛祭血流地化長川。

聖賢青華

藍提天 *Rantidēva* 王名，爲婆羅多 *Bharata* 之第六世，

圓照大華 *Sanskīti* 之子。且富好施，平生多作大祭祀，事見維示奴古
事記。

四八

〔樂記〕「子張子。」

下飲清江盜色黔，
天上仙侶凝窺覘，
水潤遙靚成纖纖，
宛如白練珍珠串，
鴉鵠青寶爲莊嚴。

賦中七十「清江」，詩中未舉何名。註家謂是 *Carmavati*，出自
樂記大華中嶺西北者。
克釋擎之膚色青黑。雲收水氣愈多則色同，故謂之爲
「盜」克釋擎之色者」。

「宛如」句原義「如地之一珠串」。

四九

〔聖城〕也舉著〔毒藥〕「毒草」。

渡江君往「十城」去，
變化形態呈恢奇；

城中女子善盼睞，

音一。

清揚微動舒長眉。

黑眸閃灼光歲蕤，

白花搖處蜂相追。

木頭

「十城」 Daśapura，據字義則一地有十城；另說「十天土山因城」爲一城之名。且謂即藍提天城。是或係今之 Rāmīpore 不知者或 Rāntāpore 城。

「白花」 kunda 即 *jasminum pubescens*。 「蜂」喻眸子，

見上三十七。

四人

五十

流影入聖鄉，遂過句盧地，
刹帝利戰場，往事固可識，
阿瓊彎勁弓，射殺千軍帥，
如君揮猛雨，灑落芰荷翠。

「聖鄉」 *Brahmāvarita*，地在 *Sarasvati* 河與 *Dṛiṣadavati* 河之間，謂係天神常止之地云。
句盧地 *Kuru - Kṣetra* 及阿瓊 *Arjuna*，事皆出摩訥婆羅多史詩，參拙譯薄伽梵歌註。

五一

犁子不赴戰，爲愛親串親，
光樽映明眸，能棄芳醪醇；
所緣飲此水，君亦吸清滑；
徒是膚色黧，中懷更純真。

五十一

最北高寧 犁子 *Lāngali*，古武士。克釋擎 *Krishna* 之長兄。嗜酒，嘗與其妻 *Revati* 共飲，眸子映杯中。所用兵器爲一犁鐵，鈎出天門，酒親 *Halipriya* 等。常着青衣，故名青飾或青衣。*Nilavastra*。婆羅多大戰，双方皆親屬，犁子去之。往各神聖地朝拜。飲此 *Sarasvati* 河水，遂止酒。河發源喜瑪拉雅南麓，經旬盧地西北，流入大沙漠中。河亦「智慧女神」名。

夫人敬面，

東方勝美，

半臂綠以娛。

對坐商文變。

握住商波髮，
手指新月題，

夫人妬面長眉低，
六萬王子登天梯，
發源雪藏崇山王，
始出天門之金谿，
稱曰遮奴之愛女；
是此高阜君當躋。

○此首詠恆河。

神話：恆河 *Gangā* 爲遮奴 *Jahnu* 之女，未下人間以前，在濕婆——即商波 *Sambhu*——之髮中徘徊，新月乃濕婆首飾也。高黎 *Gaurī* 即濕婆夫人 *Pārvatī*，夫人意此女得寵而妒之云。

薩迦羅 *Sagara* 王有子六萬。作第一百次馬祭時，因陀羅盜其馬往地下，置迦比羅 *Kapila* 仙人側，六萬王子尋至其處，責仙人盜其祭馬，仙人怒，燔六萬王子成煨燼。至薩迦羅王之曾孫 *Bhagiratha* 力修苦行，求得天上恆河之水，流至下界，滌其骨灰，六萬王子魂魄乃得升天云。原文作「薩迦羅王子」。

羯那格羅 *Kanakhala* 是恆河下雪山至平地處。今恆河下降離康格爾 *Kankhal* 約二英里，或即此一名之變。或謂其地產金，故名。地近 *Haridvāra*，姑譯「天門」。亦存「金」字義，較允。（此首若多存音譜，必成咒語，非詩。）

五三

君如方象欲往飲，
斜掛在天身倒披；
清深一碧光琉璃，
流照君影旋增輝，
麗奪優那長滙歸。

優那 *Yumma* 卽 *Yamuna* 河之水，滙歸恒河，而不及恒河水之白。滙處在 *Prayaga* 卽 *Allahabad*。

「麗奪」句原義是「滙合之處，似不在 *Prayaga* 處矣」。意指二水相合處固甚美，然得君黑影入水，其美麗頓奪。

五四

麝臍留香在磐石，
山中積雪白皚皚，
恆河之水茲山來，
君因少休止山嵬。

三眼之神牛觝角，
塊然起君如土堆。
君因少休止山嵬。
恆河之水茲山來，
君因少休止山嵬。

「三眼之神」即濕婆，其第三眼在兩眉之間。所騎之牛爲乳白色。牛好以角觝泥堆堤岸諸處，與象同，見第二首。以白牛喻雪山，以雲喻土塊。意相殊美。

五五

杉枝相磨戛，火生風更吹，
星星燎釐尾，勢欲燔山時；
君應下千瀑，盡息使不支；——
富人之貨財，用滅貧苦爲。

山中會遇

「杉」 Sarala，拉丁名 *Pinus longijolia*；「犧牛」
名 *Bos Grunniens*：其尾常用作蠅拂。——詩意牛尾被爇，必負
痛狂奔，因而使火蔓延林薄。

五六

八足之獸懷怒嗔，
常欲上擎攫君身，
投擲墮地空碎首，
離道而往無遵循；
便下亂雹擊散走，
誰作無益非可讐。

「八足之獸」 *Sarabha*，神話中動物也。

成就仙人常敬禮，
石上足跡留明痕。
君當右遶致恭敬，
皈彼首冠新月尊。
信者覩茲消罪業，
身逝登天生永存。

「首冠新月尊」，即濕婆。見前七，四五，四六，五二
諸首。「永存」句原義爲罪業銷除之後，可入天堂永爲濕婆
五六 隨從者 Gana 之一，此以「吉祥神」爲其長云。

五八

妙響虛風滿簫叢，
三城克捷歌戰功，
緊那羅女唱未終，
鼓聲空谷應豐隆，
獸主大樂方合同。

魔築三城，金城在天，銀城在空，鐵城在地，濕婆皆克

之云。「獸主」即濕婆。

「大樂」之合凡三：器樂，擊樂，舞蹈。

五九

勝處雪山緣，一一堪躡躅；

橫度君姿美，勑如大神足。

當其笑雄王，遂使氣恧踏。

畢古英雄榮譽路，

飛鳬作門高車谷，

——過此君當北行速。

畢古氏之英雄，*Bhrigupati*，即 *Parasurama*，乃天神降世，爲仙人 *Yamadagni* 之子，原爲摧毀刹帝利族姓而生世者，濕婆教養之于凱拉薩山，學成，南下，一箭破高車 *Krauñca* 山，遂開谷口。

「大神」乃維瑟努，第五世降生爲一侏儒，往化雄猛之王子巴力 *Bali*。時巴力已將諸天神皆驅逐出境矣，方爲祭祀，祭祀已，布施如儀，此侏儒婆羅門踽行至其前，乞三步地以建一茅舍，巴力怪其所求之少也，許之，傾水于其右手以示信。侏儒謂即此已過多矣；遂變形，頓然身體巨大，瀰滿上下，一步跨地，一步越天，返問巴力第三步之地何在耶？巴力大慚，悟此即維瑟努也，願斷首以謝。維瑟努知其心服已，仍許其爲王，統治番達隆 *Pandalon* 地，且許以每年于十月望日，下凡一次云。

六十

「十頭羅刹」拔山處，
凱拉薩峯筋絡弛，
冰鏡瑩涵仙女姿，
聳天如立白荷支；
乃是濕婆大笑千日積，
高騫君往爲上客。

凱拉薩峯，見前。神話謂此山皆各種寶石所成。「十頭羅刹」即 *Ravana*，嘗欲拔此山移往錫蘭，搖之欲起，故與喜瑪拉耶山餘脈不相緊接，而濕婆攏之下，羅刹遂逃。三眼神之笑爲白色，逐日所積，遂成雪山云。

六一

望君徘徊峯外緣，
膩脂塵搗眉黛玄，
象牙新琢雪山妍，
睇視不厭窮光鮮，
美如犁子青袍卓披肩。

犁子，見前第五十一首註。

六二

脫除臂上蛇環釧，
商波高黎携手仙，
步上逍遙之峰巔，
嶺坡路徑珠璣填；
君當凝聚中不宣，
斜上渦曲舒卷卷，
作階導引登蹁躚。

商波，高黎，見前第五十二首註。
濕婆之臂釧爲蛇。

六三

天女環佩摩，鋒稜必君觸，
轉旋如機紐，灌水爲沐浴，
酣嬉值炎暑，言別自難促，
便當下巨雷，亂耳駭相屬。

此首稍晦。Yantradayagnya 原義爲「以機械導引流水之浴室」。環佩之金屬，必有鋒稜，摩觸含水之雲而雨降，譬
如旋自來水之紐塞則水注云。

六四

聖湖曼那薩，

實生金蓮花。

東方神象濡首飲，
爽如面纂歡刹那。
滿願之樹新抽芽，
拂以和風似飄紗，
種種嬉娛以適意，
雲今遊樂水之涯。

曼那薩 *Mānasā*，傳說爲喜瑪拉耶山間之大湖，說爲恆河與雅魯藏布江二水所發源處。至今尚無地理上之實據云。
漫那薩，從之取得云。

對闖女童雲生木

謂意參詮指目姑。

垂下頭向或轉妙。

阿祇裏帶五項財。

六五

六五

可那嘉都在郎懷，
垂下恆河如練帔；
隨意卷舒君自識。
樓閣支雲雲吐水，
對君時節如有情，
美人辯髮編珠委。

山爲其郎。

此上卷鋪陳地理，風物，人情，皆基託於神話，瀰漫一
玄祕之色。其在吾華詩壇，則「賦」之流也。凡詩六十五首
○諸本間有一二首文字不同。茲所據爲摩林納他
Malinātha
註疏本，亦通常流行本也。

按：原作或係一長篇而未分卷，通行本則分二卷。此下初十

四首，極力敷陳財神所都之富麗，曰「是處」「是處」，第十五至第二十二首，則描繪其居處之優美，第二十三至第三十八首，盡道其妻愁苦之情，第三十九至第五十二爲所寄之音信，末三首爲懇托之詞。結構嚴密，層次井然，篇幅停勻，愈進愈臻高境；分卷亦在適當之處。

○詩二首文字不同，此據文選本。

其古音學新解，限「誠」字解讀。又續六十五首

其古音學新解，限「誠」字解讀。又續六十五首

行雲使者（卷下）

電波流媚如豐容，
虹霓麗色影繢同，
倡舞樂奏咽鼓搊，
淵妙睦耳聲雷霆。
內涵水鏡光玲瓏，
琢磨平地玉青璁；
刺天君自鬱高起，
彼亦樓觀摩蒼穹。
是處與君能比崇。

晏凱與歌童。此首以都城宮殿人物之美，比擬行雲：美女如電，彩繪
如虹，樂鼓如雷，地平如水等，稍見詩人使事之妙。以華文
詩擬之，此可謂「賦而比」。在梵文則比必有三事，能比，
所比，德性。

深釋平生口責歌。

因識水底光之韻。

誰令詠耳清韻。

命勸歌林白髮客。

世間靈句夢靈回。

萬象流歌成萬象。

右書金指（卷一）

二

——此首歌會歌舍利歌。

美人長髮分梳白痕際，
簪以因君而開迦淡聞，

室莉莎花搖耳鬢，

雁來紅花垂鬢纏，

羅陀那粉傅面如黃銀，

素馨新吐鬢結薰，

手把菡萏戲溫文。

歌會歌舍利歌。

天竺多花，然每季亦有其最名貴者，年六季，每季二

迦波開花 *Nipa* 或 *Kadamba* (*Naulea Kadamba*) ○

雨季開 *Varsā* ○

室莉莎花 *Siriṣa* (*Mimosa Siriṣa*) ○

夏季開 *Griṣma* ○

牛舌芭蕉 *Kuruvaka* (*Gomphrena globosa*) ○

春季開 *Vasanta* ○

素馨花 *Lodhra* (*Symplocos racemosa*) ○

冬季開 *Hemanta* ○

鄧木 *Fasminum pubescens* 素馨花 *Kunda* (*Fasminum pubescens*) ○

露季開 *Sisira* ○

齒著卽蓮花 *Kamala* ○

薯蕷因告而開 *Sarat* ○

美人蕉 *Amorphophallus* 原詩諸花表季次第，爲秋、露、冬、春、夏、雨。譯時
諸季花略有前後排列不同。存其拉丁名，以俟專家訂正。

——此首頗有潤色之處。

三

醉蜂聲湧潮，
花樹長不凋；
飛鴻行列下，
湖蓮長不謝。
延頸喈喈孔雀馴，
尾羽常開光四射；
新月破闇揚清輝，
是處長年樂遙夜。

舍由歡笑淚無因，
苦是相思合更親，
別自惱生緣小忤，
此中無不少少年身。

此首將原文之「愛神」「夜叉」諸字皆刪，而義亦未損。

五

琉璃爲地砌臺平，
明星輝映如花榮，
携持佳麗步盈盈。
滿願樹生「愛果」芳醪傾。
似君沈沈發遠響，
更鼓緩緩傳幽清。

岸樹蔭波却炎景，
恆河輕風送清冷，
是間遊戲好女神仙求，
握拳藏鉤金沙費尋省。

Guḍhamani 遊戲，同於古之「藏鉤」。握珍寶埋沙中再尋之也。

恆河，邊註義。○*Mandākīnī* ○岸樹，樹名 *Mandāra* ○

七

暗解襟帶紐，
旋奪羅衣輕。
彩粉急投擲，
不滅珠燈明。
嬉戲儘憐嬌欲絕，
是間少女唇含櫻。

神話，夜明珠爲燈，不滅，欲暗則以粉投之。○
「櫻」，原文作「頻婆果」 *Bimba* (*Bryonia grandis*)，常語也。此首頗有刪改。

是處層樓高七級，
如君之客風吹入，
畫圖色潤因濡濕。
旋生驚怖出窗櫺，
散如烟霧破凝集。

印俗每拜神及節慶，必以粉畫圖案於地。若灑以雨，必非其主人所樂矣，故曰「驚怖」云云。

「七級」遵註義。

流蘇垂繫明月珠，
映月生水零露濡，
不因君阻光綺逾。
午夜迴身脫郎抱，
清氣吸飲疲慵蘇，
是處倩女顏敷渝。

明月珠，神話謂其吸收月光，散之爲露氣云。

財庫無空虛，愛語增婉變；
 妖姬與名倡，日日侍遊衍；
 富神擅榮名，少女歌喉曠。——
 是處樂游苑，夜火情獨繾。

「少女」句，原意是「緊那羅」有美妙之歌喉者，高唱以讚美財富神之榮譽云。

十一

髻上曼陀羅，身搖自飄落；
 耳上金蓮花，墮散離村萼；
 胸前珍珠鍊，乃亦斷纓絡。
 夜來舞女蹤，日出途可索。

「曼陀羅」，花名 *Mandara*，音譯。 *Erythrina Indica*。
 此首稍變原義。

十二

獨有滿願樹，
能生天錦衣，
妍花並新苞，
所以麗容輝，
美酒善能發英眄，
茜膏染足如蓮緋。
種種嚴飾珍嬪妃。

此謂酒、膏、珍飾，諸物皆「滿願樹」所生。見前第五十一首，「愛果」乃酒名。

十三

青驥毛色暗如葉，
速與日驥爭超驥；
戰象岳立額液下，
似君如雨揮淋浪；
勇士爭先摧勁敵，
「十頭羅刹」曾敢當；
笑月之劍痕創傷，
乃使佩帶無精光。

「笑月」，羅刹之劍名。光芒與月爭輝也。

十四

知是富神之友所居處，
愛神不敢彎弓引蜂弦；
乃有巧婦顰眉射流目，
發必中的冷癡爲之顛。

「富神之友」，即「濕婆」。「濕婆」曾以第三眼之光
焚斃「愛神」，後又使其復生。「愛神」之弓弦乃蜜蜂排列
而成云。

十五

是處富神府北是吾宅，
遙望彩麗如虹圓拱門。
宅畔「曼陀羅」花樹，
愛如己子余妻所植存，
伸手可擷垂垂簇簇新花繁。

十六

方池翡翠玉階斜，
中滿爍爛金蓮花，
光膩琉璃作蓮莖，
鳧鷺悠悠弄清影。
曼那薩湖知在近，
看君忘憂不復省。

十五

註家謂「忘憂」者，雖雲至而雨季臨，鳧鷺不憂池水之潭濁也。是處之美，使于曼那薩湖亦不記憶矣。

十七

池外「遊盤山」，峯琢鴉青玉。
黃金羊角蕉，周環美清曠；
覩君身外緣，閃電光炳炳，
余妻愛其地，——我念增悵觸。

十八

白藤花窟素馨籬，
近是處生雙樹奇；

絳樹「無憂」新葉披，

「含羞」之樹美與宜：

——其一欲得佳人左足蹈，

——其二「求願」欲得芳醪勞。

「白藤花」 *Mādhavi*，拉丁名 *Graemera racemosa*，又名
Banisteria Bengalensis 埃訂正。

「無憂」 *Asoka*，「含羞」 *Kesara*, *Mimosa pudica*。
余喜前半兩樹名。傳說如不開花，一則必以美人之左足蹈之，一則必
以美人吐酒沃之——此之謂「求願」 *dohada*，爲一種巫術儀
式，——然後盛開。——末二句稍有修改。

本品華蓋雙王避
中園金樹鬱一芬

十九

中間金樹橫一枝，

水晶作臺瓊玉柢，

新篁微迸翠色齊，

日夕君友孔雀棲。

余妻拍掌響環釧，

歡聞起舞光紛披。

二十

良友！此是吾家君善記：

門屏彩畫二神微，

彩螺蓮華俱易識。

自余別後損輝光，

如蓮日落無顏色。

財神之徵誌 *Nidhi* 有九：

蓮花 *Padma* (或說此亦數名，代表一百萬萬)。

大蓮花 *Mahāpadma* (或說此爲一千萬萬)。

螺 *Saṅkha*。

魚 *Makara* (或爲鯊魚，或亦鱷魚)。

龜 *Kucchapa* (或係玳瑁)。

寶石 *Mukunda* (色未詳)。

難陀 *Nanda* (或係蝦蟆)。

青 *Nila* (寶石)。

侏儒 *Kharva* (或說亦百兆名)。

諸名皆難確定，或說皆各種寶石名。如蓮花爲紅寶石等。

一一

須臾變幻爲小象，

君速降止所說「遊盤山」，

息此妙麗之山岡，

乃作纖纖閃電窺內室，

宛如飛螢一串流清光。

室中有麗姝，
窈窕方妙年。

唇似頻婆熟，
齒齊腰便娟，
瞻視如驚鹿，
行步稍已躊；

造化之良工，
此女庸最先。

此首甚有刪節。

二二

君知此靜女，
是我二生命；

我匹旣遠遷，
遂隻孤鴻影。

離憂日以淪；
形身日以病。

蓮花襄嚴寒，
當改姿容盛。

「鴻」，原作 *Cakravāki*。拉丁名 *Anas Cesarca*，印度傳說，此「雁」白日双飛，夜必分宿云。

二六

膝上置琵琶，衣垢不能澣，
調之不成聲，淚濕絲弦緩，
引吭欲高歌，余名曲中滿，
詞曲雖自製，數數忽淒斷。

二五

散花置門前，一一鋪道周，
數自別離日，餘月可計籌；
或念夙昔歡，癡坐成夢遊；——
女子別夫婿，常以遣幽憂。

二七

「門前」即進門處，*dehān*，此字難于翻譯精當，義又是木門匡之下部。亦門內進道。

此首「癡坐」句，乃結前「君當見此女」以下之義。

白日餘事勞，
化離痛非劇；
不若沈憂在深夜，
我思其苦無由釋。
君往窺之天欲曙，
倚彼窗櫺粉牆宅；
伊人臥地自無眠，
寄我言辭解愁積。

二九

別後牀半空， 倚臥情心傷；
身餘月一痕， 晦現天東方。
昔與我歡會， 得意瞬過忘；
祇今熱淚零， 夜長殊未央。

良木門固之不壞。不貴而重也。
一門前一株此門易入。此門前一株子孫七代無病也。又

三十

月光甘露涼，窗櫺疏漏入，
昔時望眼歡，於今迴眼急；
愁覺眉睫重，乃是清淚濕，
陰日旱地蓮，開合兩不及。

「旱地蓮」*Sholakamalin*，拉丁名 *Hibiscus mutabilis*。晝
開夜合；乃值陰晦之日，開則無光，合則非夜，以況眼目。

三一

下唇如嫩葉，焦敝由噓歎；
膏沐不復施，蒙頰披長鬚；
何由在夢中，與我相見歡，
欲睡不可得，淚阻滋無端。

別時爲結髮，摘去冠花鬢，
當俟咒力銷，親解除憂患，
指爪長不剪，束辮堅已頑，
手拂痛髮根，緩掠開頤顏。

三三

伊人支弱體，苦苦曷可量，
環佩不能御，時時墮匡牀。
君覩必下淚，新雨零瀼瀼，
中懷慈憫人，自然爲感傷。

中華三四八、自然氣象圖。

我知君友於我愛，

初別自當如我云，

非由私幸成誇說，

君自見之明所聞。

三五

垂髮覆眼角，
流盼乃無因；
青黛失潤色，
止酒虛眉顰。
我思君若近此女，
夙昔瞻視同驚慶；
宛如魚戲青蓮動，
吉事清揚微瞞瞞。

「吉事」二字，有義無文。

三六

124

命乖乃脫除，

久着珍珠串，

芭蕉似凝碧，

左脰忽然顫。

左脰忽然顫。

「左脰」云云，或眼動，或足脰動，在男子爲右，在女子於左，皆吉祥之兆云。

三五

此首大半刪削。

三七

雲兮若值伊人睡，
可憐睡夢自難得，

遏住雷聲待一時，
密擁吾頸歡相持，

母教蘿臂忽然垂。

125

三八

醒之以輕風，風因水滴冷；
及爾同清渝，茉莉初苞靚。
君方倚窗前，深收電光影。

伊人自凝眸，雷音語斯警：——

三九

我是君夫之密友，
夫人知我爲行雲！

懷持音問來存君。

——常促風塵倦客羣，
急歸束髮爲解分，
以我圓音道上聞！

印度古俗，夫將遠出，必爲其婦束髮成辮，俟歸時爲之分解，然後方作髮粧。雨季至，雲在道上發其雷聲，則促行客急歸也。

四十

聞君作是語，
心動感溫存；
彼將仰面視，
諦聽君餘言；
有如古息姐，
敬禮看來猿。——
女子得傳夫婿信，
真如會合喜可論。

息姐，即羅摩夫人。生于 *Mithila*，今之 *Tirhoot* 地，故詩中稱之爲 *Mathili*。嘗爲羅刹所囚禁，獨漢諾曼猿王 *Hannan* 爲暗傳消息云。故事出羅摩傳。

四一

吁嗟君難老！

是君盛德事，
如我所求禱，
更言：——

汝夫乃在羅摩山宅居，
今方無恙問汝別來好！

固多憂患人生難，
如斯第一問平安。

四二

命蹇成乖離，長路悠悠隔；
 夢想愁孱軀，合君身瘦瘠；
 熱淚交傾流，憂焚共煎迫，
 切望同時積，太息俱氣阨。

四三

是可明說者，乃願摩鬢鬢，
 急欲附耳細聲語，以在君之女伴前。
 伊今迢迢隔遠天，視不可見聞無緣；
 起自相思如是說，以我口信與君傳。

四四

顧瞻驚鹿眼；肢體柔葛蘿；
面美月滿光；眉蹙川微波；
孔雀揚彩羽，髮上珠翠羅；
意中皆不是，狀物空蹉跎。
嗟爾多情人，嗟余命若何！

四五

欲以鑛質色，石上圖君形，
我禮雙足前，惱恨方與寧；
畫圖未及作，眼暗淚已零。
畫中亦不許、諧合由冥靈。

「冥靈」原義謂「凶猛之惡運神」亦「死神」*Kritantai*。

四六

伸臂向虛空，
誰知由冥靈。

與君緊相持，
夢中乃難得，
是處神見之。

神爲落珠淚，
露滋新葉滋。

南吹雪山風，
迸發萬松葉。
氣雜松脂薰，
抱持我承挹。
君兮有德人！
曾是君身接。

四七

大思來不覺。

四八

何由夜漏長，縮之爲頃刻；

何由日炎景，和緩弛威力。

與君離別哀，內熱失安息。

吁嗟顛眼人！我思求不得。

四九

反覆自思忖，乃亦安吾生。

吁嗟君多祜，毋過憂煢煢！

云誰樂無變，云誰徒苦辛？

世間禍福端，上下如轉輪。

五十

咒力自當銷，蛇床神寐起。

餘時周四月，合眼君且俟。

爾時當盡懼，一一如心喜。

久別寵逾新，秋宵月華美。

『蛇床』云云。維瑟努神，臂一弓，名 *Sāṅga*，倚一長蛇而臥，蛇名 *Ananta*，每年一臥四月，即 *Āśādha* 月之十一日至 *Kārttika* 月之十一日，適當中印度有雨之季，約六月底七月初，至十月杪云，「入寐日」 *śayani* 即 *ekādaśi* 與「醒日」 *prabodhī* 皆節日。

五一

君夫更致辭：——

疇昔值宵分，抱頸方入睡，

君忽驚啼醒，余追問何事？

君乃匿笑言：

『夢中適見汝，笑與誰人媚！』

五二

以此表誠信，方知余健存。

君兮黑瞳子！毋然惑流言。

愛以離別疏，乃適得其反；

思慕久不得，積悰情尤敦。

五一

五三

初別愁自深，如是得慰撫。

三眼神之牛，曾起山上土。

君乃離彼山，急還至茲塢，

將言與信物，爲救我生苦。

我亦如朝花，搖搖欲離樹。

五四

吁嗟君子人！斯誼毋我厭？

不以慨然諾，而知君子嚴。

戴鷩如有求，默爾爲濡露。

善德答人請，唯使心願欣！

五五

雲兮！或爲友情長，

或是憐余久離別，

應我斯求妄陳說。

更因雨季增美榮，

遊歷他方從所悅。

不以須臾如我離，

別君夫人電光掣。

歐陽夫人遺米壁。

不以爲美，故存之。

更因附注。有本此末後尚有一首，又另本有五首，大意謂行雲果爲致此音信，而財富神聞之，頓解其咒禁，使夜久夫婦會合。——以製作論，頗成蛇足，且有損全詩之高遠。或非詩人原作，而爲俗筆妄加，茲略。

題令一：追慕於青霞。

正正

跋

近代歐美人士研究印度學術，自十七世紀中葉始，迄今可三百年。（姑始於羅格 Abraham Roger 神父以伐梭呵利 *Bhartṛhari* 之文法學印行歐陸。時在一六五一，爲葡萄牙文譯本。）其間各國學者蔚起，研究成績斐然。要之可謂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良由文化傳統不同，內外重輕互異，而民族畛域之見，終未盡銷。然印度本土史籍之缺乏，亦其原因也。

考法國大革命之年，英國學者威廉·鍾斯 William Jones 1746 — 1794，已將迦里大薩之莎恭達羅劇譯本印行，越二年，德文護司特 Forster 之譯本行世（一七九一），歌德 Goethe，赫德 Herder，輩讀之激賞。由是搜討譯述者接踵，梵文文學，於歐洲大著。顧此一偉大詩人身世不詳。詩人於己之生平，了無所述；他人亦無記載。或謂同此迦里大薩 *Kālidāsa* 一名者二人，而此一作者之詩著等，無慮三十餘種。然此行雲使者

Meghadūta 百二十首，歲六季詩 *Ritusamīhāra* 百五十三首，莎恭達羅 *Sakuntalā* 一劇，（另
一劇本 *Mālavikāgnimitra* 已屬可疑），苦瑪羅生事 *Kumārasambhava* 長敘事詩前八卷（今本
十七卷，自第九卷以下則有可疑），羅古世家 *Raghuvamī* 長敘事詩十八卷，必出於一人
之手，諸家之論稍定。長敘事詩與史詩不同，原義爲「大詩」 *Mahikāvya*，所以別於「小
詩」 *Khanḍakāvya*，於大作具體而微者；如此行雲使者，「小詩」也。

必欲明此一迹里大薩生於何世，卒於何年，則非但西方學者，即印度本土學者，迄無
定說。傳統說其爲維羯羅瑪提睇耶 *Vikramāditya* 王朝「九寶」之一，其始建國在公元前五
十六年。故印土諸家及彼得遜 *P. Peterson* 等，皆信此詩人爲公元前後人。顧擅此王之稱號
者，尚有鞠多姓數君（*Chandragupta II*, 380—413; *Kumāragupta II*, 413—455; *Skandagupta*
455—480 a. D.）○就歷史事蹟及詩作內容推之，其學似皆當發揚於此數君時代。故啓斯
A. B. Keith 謂其生當月護王二世 *Chandragupta II* 時，必公元後四世紀末五世紀初時人，瑪
克端列 *A. A. Macdonell* 同其說，謂爲五世紀時人。斯密斯 *V. A. Smith* 則謂爲五世紀中葉
時人。福開森 *Ferguson* 則謂公元前初無所謂維羯羅瑪提睇耶王朝者，穆勒 *M. Müller* 同

其說，謂烏長應尼 *Ujjayini* 王名哈薩 *Harsa* 者，大敗列查 *Miechhas* 人于科魯 *Korur*，
時在公元後五四四年。哈薩建國爲維羯羅瑪 *Vikrama* 朝，自定其始建國於六百年前，故有
該王朝始於公元前五十七年之說。是則詩人生當公元後六世紀中葉。

於是考古學上之發現，似可爲證者。印度考古學報（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發表瑪
莎爾 *Marshall* 在毗他 *Bhīta* 地方之發掘（地近 *Allahabad* 城），有彩繪陶片，上畫一景，
甚似莎恭達羅第一齣之景。此陶繪之版，假定屬於松加 *Sunga* 王朝。該王統御波託釐子
Pāṭaliputra 城，時在公元前一二七至七十二年，則其時該劇必已流行，而詩人之生亦當在
公元前矣。顧此畫中之景是否可確定爲該劇之景，既無文字記錄，亦難據爲定論。

於是又有從詩人之作風求其迹象者，大抵愈早之作者，其文製愈自然，由少數作者上推
(*Bāṇa*, *Subandhu*, *Dandin*) 可以概見。如莎恭達羅之作者，殊難定其晚出。有求文字之證
據者，謂作品中有少數字，非如後世之義，似其時梵語尚在上流社會通行，而梵語之不復
成爲日用語，則亦假定在公元前而非後。有求文法上之證據者，則謂文法格式，偶爾有
與巴你尼 *Pāṇini* 所編文法不合處，似其時「經典文學」 *Bhāṣā* 語，尚未與「韋陀頌讚」

Chandas 語嚴格劃分，而巴你尼文法，猶未定一尊而爲作者所不敢遁也。若巴你尼生當公元前四世紀，則詩人後其時代非遠。又有從宗教信仰間尋其論據者，詩中有數處似指佛教在民間已盛行之後，故詩人致力於保持婆羅門之信仰，則宜當在阿育王 *Aśoka* 時代後二三百年。阿育王朝則當公元前三世紀。又有以詩劇 *Mālavikāgāmītra* 爲可信，從其內容臆定詩人爲阿祇尼密怛羅 *Agnimitra* 王宮廷詩人者，則當公元前二世紀。又有證之以馬鳴 *Āśvaghoṣa* 之佛所行讚經 *Buddhacarita*，用字涵義多有與迦里大薩所用之字相同者，詩意有相襲者，於是推定詩人與馬鳴同時代或相去不遠。科維爾 E. B. Cowell 謂詩人襲自馬鳴，他人謂馬鳴取材於詩人之作。馬鳴與迦膩色 *Kaniska* 王同時，則或在公元後一世紀或二世紀中葉。——凡此諸說皆非無據，亦自言之成理，要之皆無定論。

此一詩人之生卒既無從確定，其平生故事流傳於民間者獨多。以其前之詩人除羅摩傳作者 *Vālmīki* 外，多堙沒不彰，如韋陀及史詩等作者，又入於仙人聖者之林，固與此經典文學異撰，其後之詩人多所承襲，煊望軼塵，故卓爾秀出而聲名獨大。宜其附會傳說滋彰，要於不可置信。由其作品約略可知者，詩人或爲中印度人，屬婆羅門族姓，爲濕婆派

「印度教」徒，因其於烏長應尼所述彌詳，似久居該城者，觀所識山川風物，似嘗遊覽喜瑪拉耶山麓諸勝地。其學固博涉韋陀，奧義書，古事記等，而其識度高曠，天才卓越，有不愧爲世界一流詩人者。

就此一詩原作觀之，詞義清新，文字簡潔，多字相合之辭少見，而音節潤漓頓挫，附義微妙豐多，皆爲不誣。即由此拙陋之華文譯本，亦可窺見一斑。夫拼音系統文字之互譯，尚有可易爲力者，而乃出之以事象系統之華文，其相去不啻天壤，是猶之梵澄取原文之義自作爲詩，與迦里大薩幾若無與，然亦有不昧迦里大薩之光華燦發者，誠不敢厚誣異域之高才。竊願今後之治梵學及擅白話詩者，再從而譯之，別鑄偉詞，後來居上。一作而傳數譯，亦經典文學常例，不必謂誰本之誰。雖然，我國傳天竺之教，早於西歐千餘年，近代於其學術研究，乃落後幾二百年，是則學林有知所當用力者矣。

Publishers :
SRI AUROBINDO ASHRAM
PONDICHERRY

權版一切有保
All Rights Reserved

行雲使者

徐梵澄譯

南印度 捧地舍里

室利阿羅頻多修道院

印刷所華文部出版

圖書處 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七月初版

SRI AUROBINDO ASHRAM PRESS,
PONDICHERRY
PRINTED IN INDIA

First Edition.....July 1957

134/57/500